

#### (四) 失望悲傷糾結

二〇〇二年七月，突然從俗家傳來了令我錯愕的消息，我的母親得了血癌，這突如其來的訊息，彷彿晴天霹靂，令我心急如焚，恨不得趕緊飛奔回去，但恰巧大法王師父出遠門，只好透過電話，請求大法王師父加持我的母親。我難過地在電話這頭哭了起來，大法王師父非常慈悲地安慰我叫我不要慌，並允諾加持我的母親。聽到大法王師父的聲音，不知怎麼地，就覺得很安定，也就暫時穩住了我自己。

大法王師父不在，我也不好請假離開，隆慧師姐也來安慰我，但此時的我心煩意亂，生起了很大的無明煩惱，竟忿忿不平地說：「在這裡照顧什麼大丹狗嘛，還不如回去照顧我的母親！」沒有正知正見的我，已經失去了理智、心浮氣躁的我，根本就談不上

什麼定力了，平常打坐唸佛都是假的，逆境來時就徹底被煩惱、恐懼、無明火吞噬摧毀了，我很害怕從此失去我的母親，我很怕再也見不到她了。

而且大法王師父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大聖者，我都有些懷疑了，來了這麼久，還沒有見到大法王師父聖者的威神示現，想學大法又沒有法，難道教一些慈悲修行，看到狗狗們頂禮，就是大聖者嗎？我學不到我想要的東西，大法王師父似乎也沒有東西可教，我不禁自問，當初選擇留在這裡，真的做對了嗎？這樣的一天又一天，度日如年的滋味可不好受啊，好不容易每天算著日子，終於挨到大法王師父回來了，我趕緊請了假飛奔回去。

母親已經住進了國泰醫院了，準備要做第二次化療，我們作子女的在醫院裡輪流照顧她，見到她時，我心裡一陣心酸，才一年多不見，她身形消瘦了許多。

我握著她的手，她問我說：「你還要回去嗎？」我雖然很想留在她身邊照顧她，但是我也很想學法，不想半途而廢，我難過哽咽地說：「是的，我還得要回去。」

經過化療的摧殘，我的母親變得很虛弱，雖然病情已經穩定，但我不想這麼快就離開她，還想在她身邊多待一點時間。我突然覺得母親是那麼的瘦小無助，我很不孝，沒有盡到我應盡的責任，出家修道到現在，也沒有任何成就受用，完全還是凡夫一個，就算我想以修行成就來報父母恩，可是我也報不了，因為我道業未成。

我心裡對自己感到很失望、很自責，連我在美國的生活，我也不敢在母親面前多提，深怕她為我擔心，因為我還無法確定大法王師父到底有沒有佛法，我也沒有發現大法王師父有什麼特別之處，也不敢說我在寺廟當宗教師，為學員們、聞法點講一些禪修，講一些功法，全是一些空洞理論，我自己都很差還教他人，

實在是開不了口。

我心裡覺得很難受，不管是母親，還是在美國駐地的修行，兩邊的事情我都沒有做好，我沒有辦法照顧到母親，而想要學大法也還求不到，我兩頭都落空，我很懷疑我是不是很傻啊？就這麼衝動、不顧一切地留在美國，把我的母親丟著不管，只顧自己編織著修行成就的美夢。而在美國，為了學法，我苦苦地熬著，忍受著一切的不適應，但是雖然在駐地裡，想見到大法王師父一面，也不是那麼容易啊！大法王師父的工作非常忙，不會輕易地回來一次，可是我總想偶爾能出現點什麼奇蹟，探一探深淺究理，大法王師父到底是高人，還是普通佛教徒？萬一不是高人，那可怎麼辦？我已經捨棄一切了！

想到這裡，我感到很心酸、很悲傷，眼淚流了下來，我不知道我還要熬多久，萬一我學法未成，就先失去我的母親，加上又

學不到真正的大法，我肯定要遺憾終身，一輩子也無法原諒我自己的。

我心如刀割，望著母親熟睡的臉，我想多陪著她，把握這些時間，彌補這一年多來的空白，這是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！

沒想到事與願違，天不從人願，駐地裡的師姐打電話給我時，我聽錯了，竟然聽成了「要趕緊回來」，因此在母親病情已穩定的狀況下，心中雖十分不情願，但自私的我還是匆匆忙忙地趕回了美國，連母親都還沒有出院，我卻只陪了她短短的十六天。

回來美國後，我只好經常透過電話，關心她的病情，母親再次做化療。一天，突然在病房廁所中暈倒，因此緊急做了檢查，得知這個消息時，我趕緊請求大法王師父加持，大法王師父很慈悲，馬上進了佛堂加持我的母親，並對我說：「你放心，沒有多大問題，少了一點血，會長起來的。」

隔天俗家來電告知，母親的病情檢驗報告出來了，除了紅、白血球過低，其他一切正常，我也鬆了一口氣，這麼久以來，第一次覺得大法王師父好像有點來頭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在這個駐地裡真好，因為有大法王師父消災免難、慈悲的加持。